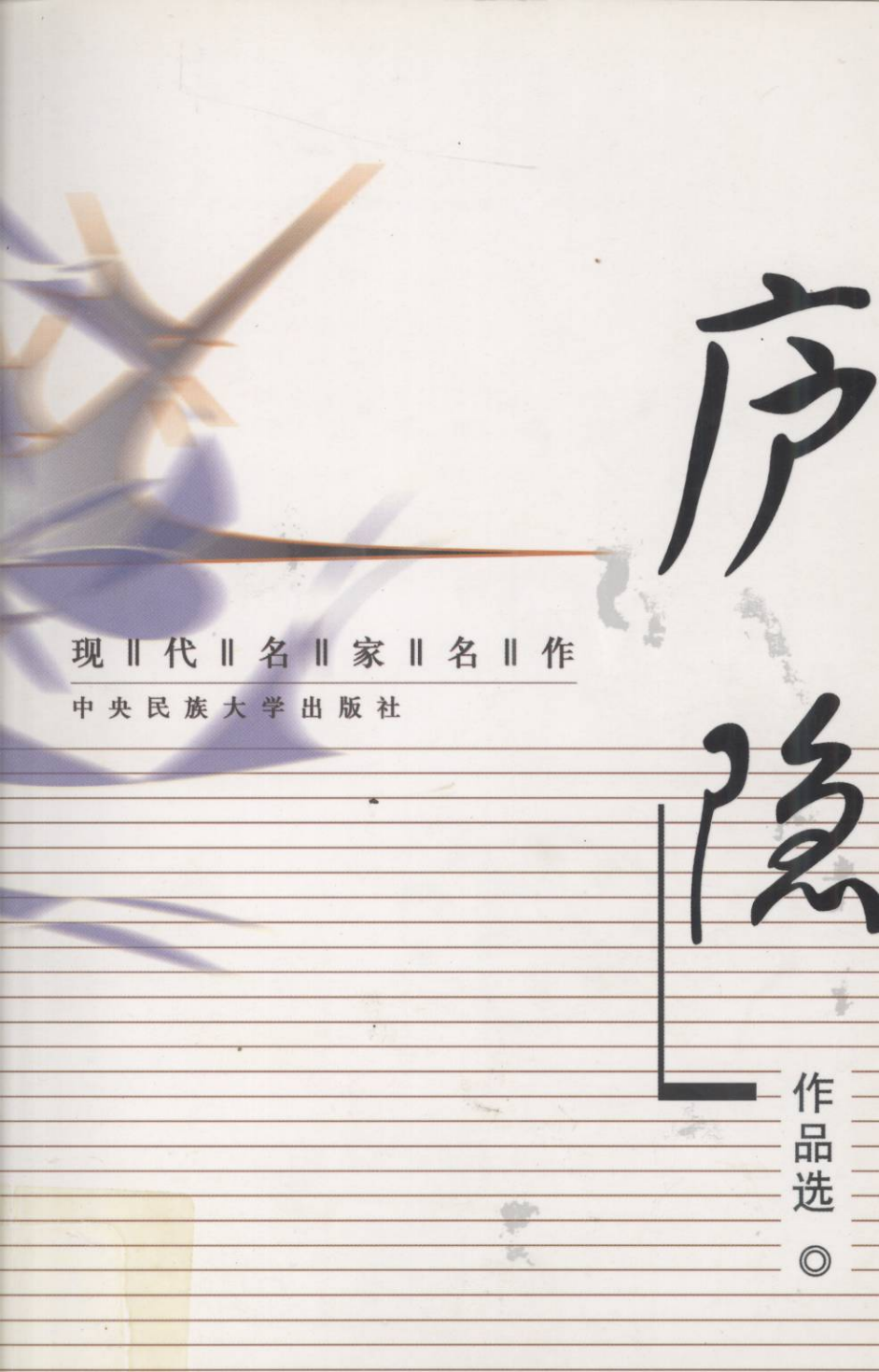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序

现 || 代 || 名 || 家 || 名 || 作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隐

作品选

◎

现代名家名作

庐隐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庐隐作品选/瑞峰编. —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05.6
(现代名家名作丛书)

ISBN 7-81108-028-1

I. 庐... II. 瑞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2153 号

书 名: 庐隐作品选 (现代名家名作)

主 编: 瑞 峰

责任编辑: 吴宝良

出 版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发 行: 新华书店,

印 刷: 长虹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 168 (毫米) 1/32

字 数: 4800 千字

印 张: 337.25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1108-028-1/I·63

定 价: 880.00 元 (全 34 册)

目 录

一个著作家	(1)
一封信	(7)
两个小学生	(14)
灵魂可以卖吗	(20)
余 泪	(27)
丽石的日记	(34)
彷徨	(45)
海滨故人	(55)
沦 落	(103)
旧 稿	(121)
父 亲	(125)
幽 弦	(149)
胜利以后	(155)
蓝田的忏悔录	(167)
何处是归程	(178)
秋风秋雨愁煞人	(184)
时代的牺牲者	(189)
西窗风雨	(199)
曼 丽	(202)

房 东	(211)
一个情妇的日记	(219)
水 灾	(236)
归 雁	(241)

一个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，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，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凄，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；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，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子里；桌上堆满了纸和书；地板上也满了算草的废纸；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；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丛纸堆里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；他觉得除书以外，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！书能帮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；所以他无论对于那一种事情，心里都很能了解；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；一双黑漆漆的眼珠，时时转动，好象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；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，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，没有适当的运动，所以脸上渐渐褪了红色，泛上白色来，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；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，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；他整天坐在书案前面，拿了一枝笔，只管写，有时停住了，可是笔还不曾放下，用左手托着头部，左肘支在桌上，不住的沉思默想，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凝然神注，他常常是这样。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，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树上，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，放着黄色闪烁的光；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，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；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，和一条条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；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，或乌鸦噪杂的声音，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，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黄莺儿，在他窗前的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，离开他亲密的

椅和桌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；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，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，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，天上一层薄薄的浮掌，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，衬着那宝蓝色的天，煞是娇艳，可是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约略动一动眼珠，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链的新微积分，他写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的动就可以知道了。

“鹌鹑！鹌鹑！”一阵钟声，已经是早点的时候了，他还不动，照旧很快的往下写，一直写，这是他的常态，茶房看惯了，也不来打搅他；他肚子忽一阵一阵的响起来，心里觉得空洞洞的；他很失意的放下笔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馆的饭堂，不说甚么，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，把馒头夹着小菜，很快的吞下去，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，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间屋里，把门依旧锁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照旧坐在那张椅上，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，他没有甚么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，没有一个人来搅他，也没有人和他通信；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；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曾有朋友，有恋爱的人；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齐整的，玫瑰色的颊，和点漆的眼珠，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几处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末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“荣庆里……荣庆里……”随手从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……”她念到这里，脸上的愁云惨雾，一霎那都没有了；露出她娇艳活泼的面庞，很快的往迎宾旅馆那边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脸上的汗一颗颗象珍珠似的流了下来；她用手帕擦了又走；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，她仰着头，看了看扁额，很郑重的看了又看；这才慢慢走

进去，到了柜房那里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，在那里打算盘，很认真的打，对她看了一眼，不说甚么，嘴里念着三五一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，滴滴嗒嗒地响；她不敢惊动他，怔怔在那里出神，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，手里拿着开水壶，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，对着她问道：“姑娘！要住栈房吗？”她急忙摇头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是来找人的。”茶房道：“你找人呵，找那一位呢？”她很迟疑的说：“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三十五号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生先生吗？”“哦！你找邵浮生邵先生呵？”茶房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不再言语，心里可在那里奇怪，“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别说没一个人来看过他，就连一封信都没人寄给他，谁想道还有一位体面的女子来找他！……”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，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！她到底忍不住了！因问茶房道：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呵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是！是！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，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，那间屋子就是，可是姑娘你贵姓呵？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，”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什么，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！”“哦！那末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；”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；她心里很乱，一阵阵地乱跳，现着忧愁悲伤的神色，眼睛渐渐红了，似乎要哭出来，茶房来了道：“请跟我上来罢！”她很慢的挪动她巍巍颤颤的身体，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；她很费力，两只腿象有几十斤重！

少年著作家，丢下他的笔，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，把窗户开得很大，对着窗口用力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利害！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，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往不住的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发响，楼下都听见了！“邵先生客来了；”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，他听了这话不说甚么，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，呀！一声门开了，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，更由白变成青的了！她的身体不住的抖，一包眼泪，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；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的说

道：“沁芬！你为甚么来？”他的声音很低弱，并且夹着哭声！她这时候稍为清楚了，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，她倚在门上很失望的低下头，用手帕蒙着脸哭！很伤心的哭！他这时候的心，几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，她在中西女塾念书时，有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，她在河北公园踮块石头上坐着看书，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，从那天以后，这园子的花和草——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，和枝上的篷，都添了生气，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；长方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，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；来往的游人，往往站住了脚，对她和我注目，河里的鱼，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！哼！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，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和幸福！他想到这里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，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，对着她很绝决的道：“沁芬！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！……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”她这时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的说道：“浮尘！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！……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！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？”她的气色益发青白得难看，两只眼直了，怔怔地对着他望，久久的望着；他也不说甚么，照样的怔了半天，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！很沉痛的说道：“沁芬！我想罗印他的运气很好，他可以常常爱你，作你生命的寄托！……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！无论甚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！”她的心实在要裂了！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！她现在已经作了罗印的妻子！罗印确是很富足，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，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；极值钱的字画，和温软的绸缎被褥，铜丝的大床；也有许多仆人使唤，她的马车很时新的，并且有强壮的高马，她出门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的忧愁，锁紧了她的眉峰，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，数那壁上時計摇摆的次数；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，当罗印出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，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神往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落泪！但是她为了甚么？谁也不知道！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现在不能说甚么，因为她的心已经

碎了！哇的一声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嘴里喷了出来；身体摇荡站不住了！他急了顾不得甚么，走过去扶助她，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！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，昏过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，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，用开水撬开牙关，灌了进去；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！他不能说甚么，也呜咽的哭了！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！赶紧叫茶房喊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颊和唇，都变了青白色，漆黑头发散开了，披在肩上和额上，很憔悴的睡在床上，罗印急得请医生买药，找看护妇，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！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，静悄悄地没一个人，她自己用力的爬起来，拿了一张纸和一枝笔，已经辛苦得出了许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汛道：“我不幸！生命和爱情，被金钱强买去！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！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！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！你……”她写到这里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满纸满床，都是腥红的血点！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！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，也很伤心，对她怔怔的望着；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，意思叫她到面前来，看护妇走过来了；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：“信！摺……起……”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！看护妇不明白，她又用力的说道：“摺起来……放在盒子里……”“啊呀！”她又吐了！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；看护妇把信放好，看见盒子盖上写着“送邵浮尘先生收”，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，她为甚么要写信给邵浮尘？“啊呀！好热！”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；后来她竟坐起来了！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反照；她已是没有多少时候的命了！因赶紧把罗印叫起来；罗印很惊惶的走了进来，看她坐在那里，通红的脸，和干枯的眼睛又是急又是伤心！罗印走到床前，她很恳切的说道：“我很对不住你！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！”她说着哭了！罗印的喉咙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，后来她就指着那个

盒子对罗印说道：“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？”罗印看了邵浮尘三个字，一阵心痛，象是刀子戳了似的，咬紧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来了！末后对她说道：“你放心！咳！沁芬我实在害了你！”她一阵心痛，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，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！只有罗印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，一断一续的，兀自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！

隔了几天在法租界的一个医院里，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——他是个狂人——，披散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赤着脚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瞪得和铜铃一般大，两块颧骨象山峰似的凸出来，颜色和蜡纸一般白，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髑髅差不多；他住在第三层楼上，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；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药水瓶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；他睡下又爬起来，在满屋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喃喃的说，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，“沁芬！你为甚么爱他！……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！你欢喜吗？哼！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？——只是一个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，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呀！这腥红的是甚么？血……血……她为甚么要出血？哼！这要比罌粟花好看得多呢！”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破了！药水流了满地；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；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，露出枯瘦的胸膛来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；红的血出来了，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裤子，他大笑起来道：“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给你！”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，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著作家邵浮尘只是摇头叹息！他忽的跳了起来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动了，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，脉息已经很微弱了！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少年著作家，也离开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一 封 信

冬天的日子实在太短，现在太阳只露着些微弱的残照，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烟筒上，一闪一闪的放光。屋子里也渐渐黑上来，但那火炉里熊熊的火光，却照耀着地毯现出一片红润；我坐在炉边一张卧椅上，四面沉寂的空气围绕着我，差不多要睡着了。

鹌啾一阵电话铃响，我就赶忙走过去接了，原来是我的朋友王彝西的电话，约我到她家里参观她们的家庭康乐会的成立会，我很高兴的答应了，披上围巾，戴上手套，叫了一辆车子，约有一刻钟就到了。许多来宾已经都坐在礼堂里，我进去也照样的坐下，恰好才开会。她的兄弟克逊报告了开会的宗旨——建设新家庭为改造社会的基础——跟着就是她小弟弟仕予，年纪只有七岁，也有一篇很明牵恳切的演说，满屋子鼓掌的声音，劈拍劈拍响个不住；后来她们姊妹三人又有一个很美丽的跳舞，约有一点钟这会开完了。来宾出了礼堂，散在各屋子，三五成群的谈笑，我就和彝西还有几个同学围着炉子成一个半圆圈坐着，大家说故事猜谜；热闹极了；在这个个人快愉充满心田的景象中，忽然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因问彝西道：“清漪有信来吗？”彝西听了这话并不答言，凝神从她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，我心里很急，等不到她递给我，早就夺过来了。文宣她们也急着要看，因而我就把这封信高声念了出来，下面的话，正是清漪说的：

我亲爱的老友彝西，我们又有两个礼拜没通信了——因为没甚么可告诉你的话，所以也就不写，昨天我忽得到一件很可怜的消息——这个你应该也是这样想；前几个

月，你到我家里来，梅生不仍旧是一个很活泼天真的小女孩吗？我想你总能记得她今年只有十五岁；但是她是一个很微弱可怜的小羊，她的母亲没有能力保护她，因为没有饭和衣服，使她很活泼的生长，所以当她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常到我家里帮她母亲作活，——她母亲在我家佣工差不多够八年了——那时候我就很爱她，每逢我有空的时候，常常教她认字；她很聪明，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珠，你不是也称赞过她吗？我很佩服你的眼光，她实在是一个天才！

我曾记得有一次，从学堂里回来，抄了一个很好听的唱歌，我就和着钢琴唱了两遍，她在旁边凝神听着，等我唱完了，她笑嘻嘻和我说她也愿意唱这个歌，要我教她，我想她通共只认了不到二百个字，怎能唱这歌呢？我就告诉她说：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等过些日子再教你；”她听了这话很不高兴，后来她再三说她要试试看，我没法子，就教了她一遍，老友！你猜怎么样？她竟唱出来了！如此的才质，我真没有多见呢！

我自从知道了梅生的天才，我格外的喜爱她，这时候我家里曾请一个先生教我弟妹，因也叫梅生和他们一齐念书；她的精神益发畅快活泼，一直这样过了两年，她已经是十四岁了。她的母亲因为要到乡下看她外祖母去，也要把她带回去，过了一年萧妈仍旧到我家来，但是梅生竟没同来，我心里很奇怪就问她，萧妈还未答言，已经先哭了！

呀！老友！可怜的历史，就从此开始了！

萧妈哭了半天，才断断续续的说道：“小姐！梅生……死……死了！……唉！”

我听了这一句话，心里不知是苦是愁！呀！老友！一个人若是忽然听见她夙昔所爱的人好好的便死了；这不是

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吗？……

但是梅生到底为甚么死的呢？我不能不追问；后来听萧妈说，才知道梅生因为她外祖母病了，没钱买药，和他们庄子上陈大郎借了二十块钱，陈大郎本是一个“为富不仁”的恶棍，他看见梅生就起了不良的心，所以才把钱借给她！

老友！你想乡下人知道甚么？何曾知道因这有限的二十块钱，便把个可爱的孩子——或者将来的天才——送掉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濛濛的细雨。把个村庄浇得非常湿润，在村子东头有一间小茅屋，外面的篱笆墙已经倒了一半，茅屋的土墙也破了一个洞，从这洞里，露出一线黯淡的灯光，射在那棵小枣树的树枝上，树枝被风吹得上下飘宕，隐隐约约好象是一个美人在那惨绿灯光下跳舞似的。这时候屋子里发出一阵呻吟的声音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媪，睡在木板床上，这上头除了一捆稻草，和一床又薄又破的被窝以外，没有别的。一个中年妇人，坐在这老媪的床沿，“愁眉不展”脸上露出无限愁苦憔悴的形状，不住用手替睡在床上的老媪，在胸口上不住的摩挲，屋角有一个三脚破炉，上头斜放着一个沙吊子，那炉子里有几块烧残的煤球，还有些许火气，旁边站着一个满身褴褛的女孩子，面上黑灰涂满了，但是她那明亮的眼珠；和雪白的牙齿；红润的嘴唇；苦闷，肮脏，却掩不住她的秀媚聪明！

这时候忽听中年妇人轻轻的说道：“梅生呀！这屋子露风，……外婆怕吹，你想个法子把它补上罢！”

老友！你看到这里，应该很明白这屋里的老媪，就是萧妈的妈；中年妇人就是萧妈了，至于那个可爱的女孩子，除了梅生还有谁呢？呀！可怜呵！老友！梅生的外婆年纪很大，况且又没钱调养，所以不到十几天，这个“睡

病呻吟”的老媪，便两眼一闭，七十五年的岁月，就此结束了！

梅生外婆死的时候，身上只有一件很薄的棉袄，和一条破旧的棉裤，此外除了一张破桌子，和一个三脚火炉沙吊子，更没有甚么，现在人虽死了，药钱可以不必再费，但是埋葬的一笔款怎么样呢？先借陈大郎的十块钱，早就用得精光，萧妈左思右想，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，末后还是托人向陈大郎又借了十块钱，买了一口薄棺材，把老媪装起来葬在义冢上，萧妈的心事才算完了。但是借陈大郎的钱又怎么还呢？

老友呀！我知道你必定也要发这个疑问。

梅生这天一早起来，一轮红日正射在这茅屋上，屋子里立刻明亮了；梅生帮着地妈收拾床上的稻草，和扫净地上的灰尘；萧妈坐在床上包他们几件已经破了的衣裳；预备第二天早上回北京。这时候忽听见篱笆旁的一个老黑狗汪汪叫个不住，梅生掀开那破穴上补的纸向外张望，只见一个年约三十八九岁的男人正向里走……一直走到屋里。

“啊唷，陈老爷你来啦？……怎么好？钱……”

“钱啊？日子真好快，眼看又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了。佣人割粮食，正等着用钱呢！”

老友呀！你想萧妈地一年到头的辛苦，只有三十多块钱的进项，她吃饭穿衣那一样少得了钱？一时那有二十块钱拿出来还人家呢？我听萧妈说到这里，很替她为难！你觉得怎么样？

过了两天庄上的刘二——陈大郎的管家——又来了，立逼着萧妈还钱，并且不只二十块，连本带利二十五块呢！她有甚么法子还？只好再三再四的恳求陈大郎暂宽些时；但是陈大郎本居此为奇货，又怎能放松她们呢？后来陈大郎竟越发狠起来，他说若是不还钱，就要到县里去打

官司。可怜萧妈吓得只是发抖。

老友你应当知道，法庭待乡下人是甚么样？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，和可怕森严的公堂；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。

萧妈她自然不敢去了！但是陈大郎的目的达到了！

.....

老友，穷人真是可怜呢！……甚么是世界，简直是一座惨愁怨苦的地狱！

在一天下午，庄南那所高大青砖瓦房，东边上屋里，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妇人，脸上的脂粉涂得极厚，把本来青黄色的皮肤都遮过了；但那干枯细长的皱纹，反被粉衬得格外显明；一双狠毒而嫉妒的眼珠，露着逼人的凶光；穿着一身花缎的衣裤，盘脚坐在床上，床中间放着一份抽大烟的器具；烟杆上还留着抽余的烟灰；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，头上戴着瓜皮小帽，身上穿着一件蓝布大衫，象是听差模样，向这妇人道：“太太那件事情已经打听着了大约老爷的意思太太总是知道的，小人不敢胡说。”

这妇人很愤恨的大声说道：“死不长进的老货！……她现在到底在那里？赶快把她带进来！”

仆人应了一声“是”退出去，没有五分钟的工夫带一个人来，眼中充满了泪水，映着太阳亮晶晶发出愁苦惧怕的光来；两只腿索索地抖个不住！低着头跟这仆人向里走，才一进门，这妇人睁大了她那赛铜铃的眼珠，把这个微弱失去保护的小羔羊，上下打量个不住！末后忽听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模样倒还妖精似的，怪不得惹得他——那个恶鬼——千方百计弄了来！好呀！我可叫你们安生呢！”

末后这妇人自言自语的说了半天，她的气越说越旺，

竟厉声向梅生道：“你既到了我这里，第一要知道规矩，早上天没亮就得起来，扫院子，烧火，预备开水；晚上伺候着我们都睡了才许你睡，没得我的话，不准和别的人说一句话，或出这屋子一步，晚上就拿张板凳在门后头搭铺睡觉……这些话，都听见了没有？”梅生吓怔了，不知要说甚么？这妇人看她不应，走过去，伸出手来，狠命在她左右颊上打个不休；牙血和鼻血染了她的大襟和脸上，斑斑点点好象开残的桃花落片，但这妇人怒气还没消，听梅生痛哭，益发火上加油，从床底下拿一块棉花塞住她的嘴，从墙上摘下一根藤鞭，用力毒打！

老友啊！可怜她细嫩的皮肉上，怎经得起这无情的夏楚呢？我写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已经不能安份在泪胞里存着，竟夺眶而出了，你也有同情吗？

我把这封信念到这里，我的心跳起来；我的眼泪充满了眼眶，遮住了瞳人，我竟不能再往下念了，彝西和文宣她们，也低下头不说甚么，这时候屋子里十分沉静，只听见风吹树枝，刷拉刷拉的响，和远远狗叫的声音罢了！停了好久，我又续着念下去：

梅生遭了这顿毒打，竟痛得昏沉过去，第二天满身都露着青紫的伤痕和浮肿；活泼的眼睛也失了清莹皎洁的光；眼皮肿了起来，象两个核桃似的。

萧妈听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到那里，但陈家的仆人不许她进去，她没能力反抗，站在门口痛哭了一阵，自己回去了！

过了几天，陈家后院厕所旁边，有一间矮小的破屋子，窗格子已经被风打得斜在一边，从这窗户看进去，很模糊，看不见甚么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那细弱的呻吟声，和惨凄的哭声，却顺着风吹过来，末后在这呻吟声